

面相师三部曲
之三

The Beyond

彼方之旅

[美] 杰弗里·福特 (Jeffrey Ford) 著
李艳霞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面相师三部曲
之三

The Beyond



彼方之旅

[美] 杰弗里·福特 (Jeffrey Ford) 著
李艳霞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方之旅 / (美)福特著;李艳霞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9

(面相师三部曲)

ISBN 978-7-80225-626-2

I.彼... II.①福...②李...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5213 号

The Beyond by Jeffrey Ford

Copyright © 2001 Jeffrey Ford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彼方之旅

(美)杰弗里·福特 / 著 李艳霞 / 译

责任编辑:李 曼

封面设计:荆棘设计

版式设计:秦 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 × 1240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一版 200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26-2

定 价: 21.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的想象力

我读到的一本书上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生命：大脑在太空中旋转，大海是世界的血液，风是世界的呼吸，森林是世界的毛发，一切生物：地上爬的、水里游的、空中飞的，是世界的眼睛和意志的执行者。如果世界是这样的，那么危险、奇妙、神秘、缺乏理性的彼方（the Beyond）就是世界的想象力。彼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旷野，从王国的北端延绵数千英里直达冰封的极地，东西两端望不到尽头。

这一切都是事实，因为我——密斯利克斯——就出生在那片土地上。我半人半兽，身体里四分之一是傲慢的兽性，四分之三是软弱的人性。如果不是遭到绑架，被带到人类世界，掉入了他们语言和逻辑的陷阱，我也许还是以前的那只恶魔，轻松自如地从树枝上飞身扑向一头小白鹿，掏出它的内脏。但是人类一个伟大的天才德拉奇坦·比洛改变了这一切。所以，现在

的我，虽然长着翅膀、利爪、兽皮、兽角和蛇眼，却像人一样用瓷杯小口地抿茶、吃素，一段悲惨的爱情故事或者一段英雄遇难的传奇也会让我感动得流下眼泪。

很久以前，是比洛唤醒了我，让我掉入这个陷阱。他想给自己找个继承人。我是个孝顺的孩子，戴一副眼镜是为了显得很有学问，因为比洛非常想要个有学问的继承人（我现在戴眼镜是为了看得清楚，因为大量的阅读，我的视力严重下降）。他对我的爱是短暂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自私的。所以我的转变并不彻底，由于他没有实现自我超越，我也受到了诅咒。现在我生活在这里，就仿佛一颗大沙粒卡在沙漏中间，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狱，我成了这座废墟之城的唯一居民，这里曾经是我父亲的王国。

几年以前，比洛死后，我决心回到彼方，蜕掉人性。我每晚都梦见那个没有边际的自由王国。在那里，我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捕获和杀死猎物带给我的是喜悦，不是歉疚，也不会感到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在这些梦境中，我不需要三思而后行，不戴眼镜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不再受到过去和将来阴影的折磨。所以，一天早晨，我和两个同伴开始了前往彼方世界的旅程：一个是黑狗伍德，另一个是要去彼方拯救自己灵魂的克雷。

我们经过大半个月才来到森林禁区的边境，那里没有人类的踪迹。在那个地方的边缘，曾经有一座小镇，但现在已经被烧毁了，只剩下烧焦的遗迹。克雷告诉我，这个地方叫做亚拿玛索贝，说这座小镇的毁灭和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废墟中搜寻，找到一些今后能用上的东西。克雷搜集了一些武器，以作防身之用，

因为前途艰险难测，当然，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用作捕获猎物的工具。

我们终于进入了彼方世界，在一棵光秃的大树底下——这棵树的历史比这个王国的历史还要久远——我们踩着满地的黄叶，拖着脚步往前走。一路上，在这个弥漫着阴森、恐怖气氛的地方，我和克雷像兄弟一样给对方壮胆。我们学会了打猎，我的工具就是我的力量、利爪和飞行的能力。克雷则用他在亚拿玛索贝灰烬中捡到的一柄来复枪。我们在彼方世界的探索短暂而残酷。

第三天，我们在一条小溪边停下休息的时候，遭到三只魔鬼的袭击，它们长得跟我一样，不过，这些家伙没戴眼镜，也不是来跟我们探讨哲理的。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要不是我的黑狗伙伴伍德死死咬住它们不放，我们很可能不敌它们。战斗结束，我很高兴自己保住了性命。在检查这些魔鬼的尸体时，我突然想到，它们根本没有认出我是它们的同类，在它们眼里，我就是人。它们的气味里有某种东西让我感到不安。一直到我们离开那个地方进入森林的更深处，我还能感觉到那种气味，而且让我不时不由自主地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尖叫。我想从那时候起，我已经觉察到自己开始转变了。

几天过去后，我从一根树枝飞到另一根树枝的动作比过去更加敏捷、有力。有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任何思想，克雷也在改变，他不像一开始，老半天才能说清楚一个问题，而且他的枪法也更准了。他滑稽的幽默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求生的坚定决心。

我们在穿过森林的途中几乎没怎么说话。克雷、我和伍德已经学会用一个眼神、一个点头来进行交流。

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厮杀，梦醒后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喝同伴的血。我可以嗅到他身体里流动着的血的香甜。当时阴冷的风、光秃秃的树和透过光秃的树枝照射下来的月光诱使我采取了行动。他躺在地上睡着了，我轻手轻脚地接近他，这是我刚学会的技能。就在我正要俯身向他发起攻击时，惊动了伍德，它叫了起来，一瞬间，克雷迅速抽出藏在靴子里的石刀，一把揪住我的胡须，刀尖顶住我的咽喉。他的突然反击使我恢复了神志，意识到自己差点犯下的过错，于是我哭了起来。

“我想该是我们分别的时候了。”他冷笑一声，把我放开。

我点点头，小声说：“我一定会再让自己真正融入彼方世界的。”

他拽了拽我左边的犄角。“就明天吧，不过，别吃了我。”

第二天，到了分别的时候。我们站在一片橡树林的空地上，我伸出双臂拥抱了他。

他只对我说了句“好运”。

我对他说：“如果我们再见面，你就必须杀了我。”

他点了点头，就好像我们是在谈论天气一样。

临别时，我叫伍德，它不理我，站得远远的冲我咆哮。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说明我很快就能再次成为一头凶猛的野兽。然后，我拍拍翅膀，向空中一跃，离开了他们。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有些时候，我完全没有语言能力。从我进入人类世界以来，我第一次没有把见到的事物同一个词语联系起来。甚至一连好几个小时，也感觉不到内心深处那些无聊的对话，以前这种对话总搅得我无法安宁。我捕获猎物时迅速、凶残。饮猎物的热血会让我欣喜若狂，食猎物的肉能使我精力倍增。直到我遇见一群魔鬼后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愚蠢。

它们总共六只。聚在一棵大邪魔树下，围着一头野猪的尸体，这具尸体几乎所剩无几。此刻，我感觉到自己身体里魔鬼的力量和勇气而渴望加入它们。我开始接近它们，并发出和它们一样的叫声跟它们打招呼。有几头魔鬼回头冲我叫了，但对我的出现无动于衷，转身继续凝视那头野猪开裂的胸膛。我却把这当做鼓励，走得更近了，在离它们还有一步之遥时，我激动万分，心怦怦直跳。但我发现它们的鼻子在抽搐，做出一副鬼脸，好像是嗅到了难闻的气味。于是我停止了前进，它们分散开来，将我团团围住。

请原谅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回忆不起来，也不愿去回忆。总之，我侥幸保住了性命。我的同类看我的表情就好像我是一堆臭气熏天的粪便。它们眼神对我造成的伤害远甚于它们的利爪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痕。我身上曾沾染上人类的气味，这种气味永远不会从我身体里消失了。从这次经历中我知道了：魔鬼喜欢人类血肉的同时，又排斥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和理智的气味。人类的生活是一段渗透着苦与乐的过去，对我来说，痛苦甚于欢乐。我逃离了彼方，逃离了那个耻辱之地。除了耻辱，这次的失败还让我感到内疚，而且

这种内疚的情绪一旦有过一次，就再也无法摆脱了，我又向人性靠近了一步。

除了被毁的铜墙铁壁城，我还能去哪里呢？从此，我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每一天都漫长而平静。我唯一的伙伴就是从在灾难中幸而保全的图书馆里卷帙浩繁的书籍。有一次，我在废墟中发现有狼人的踪迹，它们是我父亲的灵异科学的产物。我用父亲留下的一些炸药设下陷阱，一次一个，将它们全部消灭了。

有时，会有一些人来这座城市，待上一两天，证明他们并不怕我。但是只要我打起精神，走出房间，飞到上空。他们就马上逃回自己的村子去了，这些人来自拉特罗比和威瓏。他们知道我住在这里，因为我有时也会飞到他们村里去，看看他们那里的情况。这些年，我变得很懒，其实另有一个原因，是希望他们中能有人用枪打中我，这样就能彻底结束我的痛苦了。

我对威瓏有着特殊感情，因为克雷前往彼方之前，他的家就在那里。我经常以我朋友的名义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他们最近几年盖了很多房子，我有时候会飞过来给他们运送沉重的建筑材料，这些东西他们要三四个人才能抬到脚手架上去。我总是在晚上没人看守的时候这么做。有一天晚上，我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女孩，告诉她，就说是一个叫做克雷的人救了她。每次想象小女孩跟父母说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魔鬼是如何飞身救下她，把她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就一阵窃喜。

现在我要说到正题了。几个月前，我在书房，正要翻开一本解读星座的书，突然觉得脑子里嗡嗡直响，有

一种强烈的、难以抑制的欲望想知道克雷的命运。我发现，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期待他能回来。他是唯一能真正接受我半人半兽特征的人。在他眼里，我不是一个怪异的人，也不是一个无能的魔。

我整天都惦记着他，想知道他在彼方是怎么过的。我们分别已经很多年了。虽然他以前总是说他要 go 天堂，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去寻找一名曾经遭他所害的女子，求得她的原谅。他年轻时，不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傲慢、残忍、吸毒上瘾。后来，他决定要洗心革面，但曾经犯下的种种罪行一直让他不得安宁。

我现在居住的废墟之城就是克雷生活过的地方，他曾经是这座城市的一级面相师，有一次，他被派遣到彼方边境一个叫做亚拿玛索贝的小镇，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名叫亚拉·比坦的姑娘，并爱上了她。但这个姑娘却不爱他，觉得他内心丑恶，有人告诉他可以通过科学改变这个姑娘的性格，他也相信一个人的面相就是灵魂的图像，他想也许可以用手术刀来改变亚拉·比坦的容貌从而改变她的态度和性格。因此，他在亚拉·比坦脸上留下无数刀痕，亚拉容貌全毁，一直戴着绿面纱遮住自己那张可怕的脸。

终于有一天，克雷对自己的邪恶罪行幡然悔悟。此后，他对人生的唯一希望就是得到亚拉的原谅。铜墙铁壁城毁灭以后，两人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威瑞村，亚拉嫁给了一个来自彼方旷野的外乡人，婚后产下一女之后，容貌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克雷与她的丈夫和孩子们成了好朋友，但是亚拉仍然对克雷十分冷淡。后来，亚拉一家去了彼方，回到了她丈夫的村落。临走

时，她将绿面纱留给了克雷。这块小小的面纱一直让克雷无法释怀，他想知道，亚拉留下的究竟是他罪行的证据还是对他罪行的宽恕。因此，他只有揭开这个谜底才能拯救自己的灵魂。

当初，我放弃了彼方之旅，克雷继续勇往直前。我一定要弄清他的命运如何。因此，我又去了一次彼方，飞了五天，到达了森林的边境，在那里，我进行了调查。可如果让我再次深入那片梦魇之地，我就决定放弃，我无法忍受再次同那些魔鬼对抗。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只需在彼方采集一些东西，然后回家。

我带回一抔土、一束蕨草、一罐水和一些空气。首先从蕨草开始，我取了一小枝蕨草的草尖，放在嘴里慢慢咀嚼，希望能找到有关克雷的原子。彼方发生的一切都会如实地记录在这片土地之上。只要有一只魔鬼敏锐的感官加上一些元素的样本就可以将彼方之地上任何一个生命支离破碎的过去整合起来。

首先，从蕨草的味道中，我找到了克雷的一些原子，接着，我用双手揉搓泥土，然后在鼻子底下释放空气，再喝一口曾经流淌在彼方小溪和河流里的水。将这四种元素中提取出来的信息一一分类整理。我搜集了充足的资料后，一连好几天，坐在屋里，抽着我从废墟上拾回的霉烟草和从那些村落里偷来的新鲜烟草。我开始从已知的信息中搜寻克雷的踪迹，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但我一直不懈努力着，就好像这是自己又一个难得的实现自我救赎的机会。

故事现在已经储存在我的大脑中，我要将它记录下来。不管将来谁有机会看到我写下的这个故事，也

许你是来这里杀我的一个士兵，也许你是要去寻找天堂之路，偶然踏上了这片废墟，那么，读完这个故事，你要么会更加坚定地继续天堂之旅，要么会发现原来这一切是多么愚蠢。也许这个故事会永远埋没在这片废墟中，化为尘土，无人知晓，只有时间老人知道发生过的一切。

首先要声明，这个故事不会像前面所叙述的那么流畅，因为我搜集到的信息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就好像一头遍体鳞伤的野兽。头颅上还残留着一些兽皮，牙齿还算完整，但一只眼已被剜去，另一只眼也已经腐烂，被蝇虫叮咬。全身上下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心脏被切去一半，肝脏不知所踪，肋骨粉碎，裂开的头颅饱受烈日炙烤。我要努力让这则残缺的故事，伴随着彼方之音，完美无缺地浮出水面。不要害怕这些令人惊悚的伤口，它们只是时间留下的缺口，指引我们找到往事的入口。

我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克雷可能已经死了。但这并不重要，一切人和魔都会经历生死轮回，重要的是这生与死之间的旅程。在这由生到死的旅途中则是探险，开启这旷野之地的奇迹与秘密还是独自一人，毫无意义地在旷野之上徘徊、迷失，直至死亡。我无法判断克雷的经历是前者还是后者。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发现的这些故事呈现给你们。因为作为半人半兽，我既不属于人类的世界也不属于恶魔的世界，无法作出判断。这个问题就由你们人类来回答吧！

冬天的山洞

“纯美”之药水、紫色之灵药、梦想之介质……

我曾经将克雷从毒品的魔力中拽出来，不屑一顾地砸碎他那些小瓶子，告诫他不要沉醉在药物产生的幻觉中而寂寂度过此生。当时，我觉得，这对他来说就是毒品。但现在，如果要从彼方世界的四元素中召回克雷，就得通过这树液将克雷的故事从我的脑海深处导出，经由胳膊、手腕、手指，流至笔端，倾洒在这洁白的纸上。

它让我感觉身体里热血沸腾，脑海中波涛澎湃，内心深处有如熊熊烈火在燃烧。随着第一棵嫩芽的生长、蔓延，整个故事像一株不可名状的藤本植物光速般蔓延开来。顷刻之间爬满了藤蔓，结出沉甸甸的果实。这些白色的果实在时光的疾风中裂开，飞出一群失明的鸟儿，发出厉声鸣叫，直冲云霄，化作千万云朵，汇聚成一片云彩。天空下起了雨，绿色的藤蔓还在蔓延，只

一会儿工夫，眼前就出现一片广袤无际的旷野。

克雷就在那里的一座高峰之巅，像一只小虫歇在巨人头顶，巨人的眉毛就是一座最为巍峨的山峰。我们当初在那里分别，那一片橡树林的空地上。克雷旁边那若隐若现的小黑点就是独耳狗——伍德。

慢慢地，克雷离我越来越近，我能看清他那顶宽檐黑帽，还有插在帽子上的三根野火鸡羽毛，这让我们想起了克雷第一次杀敌的情景。帽子底下是他那栗红色的长发，编成辫子用一根短绳系在脑后，这短绳原是一头魔鬼身上取下的筋条。克雷满脸的络腮胡子一直垂到胸口，浓密的毛发间只露出鼻子，双颊和左脸上有一道被倒刺划过留下的疤痕。他双目坚定不移地凝视着北方，仿佛已经看到千里之外的目的地。

我见过拉特罗比城周围庄稼地里的那些稻草人也比克雷穿得体面。一件棕色的外套，是他从亚拿玛索贝城废墟里的一具骷髅上扒下来的，穿在身上就像一头疲惫而年迈的野兽裹在松弛的兽皮里。法兰绒衬衣是从弗洛德·吉伯的一个房间里的梳妆柜抽屉里得到的，那些房间的前面是一家客栈的遗迹。还有一条工装裤、一双靴子。靴子是克雷自己的，石刀就藏在左边的靴子里，他告诉我那石刀比他以前做面相师用的手术刀更加精致、锋利。来复枪是他在废墟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一样东西，它像爱人一样陪伴着克雷。克雷睡觉将它放在枕边，跟它窃窃私语，精心呵护着它。捕获猎物或杀敌时，这柄来复枪就是克雷的工具和武器。他的枪法越来越准，能在百米之外，打中一头飞行中的魔鬼，且子弹正中魔鬼眉心。他的背包里装有几盒子

弹。彼方是一片没有边际的旷野。

伍德身体里潜藏着不可估量的爆发力，虽然平常它安静得似熟睡中的婴儿，但一旦发现危险的讯号，就马上警觉起来，原本平静、微笑的表情迅速收敛，像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伍德很狡猾，专攻我那些同类不加防守的部位——薄薄的羽翼、柔软的腹部、腹下和尾巴。我有一次就亲眼目睹伍德撕咬一头魔鬼，从它的四肢中间溜走，在逃跑时将这头魔鬼一侧的羽翼撕成了碎片。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任何情况下，它都能让你放心，每一次搏斗，它轻车熟路，就好像跳着一支经过反复排练的舞蹈。伍德能读懂克雷的每一个手势和表情。它绝对会誓死效忠克雷，我想还不只如此，它是克雷的守护天使，毛色漆黑、四肢强健、疤痕累累，比良心上的谴责更难压制。

时值秋季，满地黄叶堆积，克雷吹了一声口哨，出发前往森林，伍德在他左后方三英尺外跟着。光秃秃的树枝上一群乌鸦默默为他们送行，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飞快地跳入一片波浪起伏的橙色叶海。在去往遥远彼方的途中，一声临死的哀叫掠过他们耳际，隐设在南方。他们唯一的向导就是那方磨损、褪色的绿色面纱。

彼方将克雷背包中的东西一一呈现在我面前：一个线团、四支蜡烛、两盒火柴、八盒子弹（每盒十二发）、一个金属罐、一口小平底锅、一套刀叉、针线、一个草药囊、一本书——书是在亚拿玛索贝城的灰烬中拾到的，封面和前几页都被熏成了焦炭色，看不出书名和作者。背包里还有三双袜子、四条内裤、一条毯子。

那是一段血雨腥风的日子，一路上都潜伏着成群的魔鬼，它们藏在树头枝桠，随时准备向克雷发起进攻，克雷开枪将它们击毙，离得近时，克雷就掏出石刀，直取魔鬼要害，石刀刺入魔鬼心脏，鲜血汨汨流出，浸透了克雷的衣衫。克雷逐渐能在远处从微风中嗅出魔鬼的气味，魔鬼的利爪撕破克雷的衣裳，在他的胸膛、颈项、面颊留下无数道伤痕。在与这些魔鬼徒手搏斗中，他会发出一声声可怕的吼叫声，就仿佛他身体里也沾染了野性。

某种难以理解，难以言说的欲望是克雷的精神动力，激发着他身体里的潜能。他的枪法、刀法现在既快又准、干净利落。克雷认为自己肩负着正义的使命，总是能克服重重阻挠，顽强地生存下来。

他藏在一棵柳树下，瞄准一头正在溪边饮水的白鹿，正要开枪，突然间，喀嚓一声，树枝断裂，惊动了猎物，引起一阵骚乱。一只魔鬼从树枝上跃下，扑向他，他刚闻到一股恶臭从身后袭来，手中的枪就被撞落了。魔鬼正要向他的后背咬去，这时，克雷稳住脚下，用力一顶，将魔鬼甩了出去，就在魔鬼拍着翅膀站起来的当儿，他取出了石刀，魔鬼扑向他，羽翼上的倒刺划伤了他的前臂。一阵剧痛让克雷手腕一软，手中的刀滑落了。幸亏伍德在一旁，死死咬住魔鬼的尾巴不放，疼得魔鬼嗷嗷直叫、连连后退。克雷抓紧机会，捡起石刀，直取魔鬼咽喉，一刀下去便身首异处。

从那以后，不论他一次遭到多少魔鬼的袭击，不论要花多长时间消灭它们，他每次都把它们一一斩首，这让我觉得一阵恶心，我看到他折断它们的犄角，用角尖

戳瞎它们的眼睛。他对伍德说：“这些不通人性的畜生也知道恐惧。”坐在远处的伍德还是无法理解这种屠杀仪式。

克雷知道魔鬼不会在晚上出来猎食，所以每当日落西山后，他就在小溪边生起篝火，在火堆中放入六七块大石头，把它们烧得通红。睡觉前，他就用棍子将这些石头撬出来放入一个和自己身体等长的浅坑，在上面盖上土，睡在上面，石头散发的热气可供他们取暖大半夜。

晚餐是烤鹿肉加上他们一路上采摘的绿色植物。秋渐远，冬愈近，绿色植物越来越少见，克雷和伍德平分鹿肉。

夜空中，繁星闪烁。克雷从背包里拿出那本看不清书名的书，在篝火旁躺下，目不转睛地盯着看，还会小声地读出来。伍德就在他旁边，这本厚厚的书里，讲述的是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奇特主体探讨灵魂的本质，作者运用了象征的手法，句子的意义逐渐升华，化为气体，消融在空气中，仿佛一头魔鬼，心脏被利刀刺中，生命慢慢升腾，化为乌有。

火势渐弱，克雷用那些烤得红透的石头铺床，总是仰面躺在上面，他认为，在彼方世界，睡觉一定不能侧身。断裂的树枝、蝙蝠的号叫、幽灵般的鸟鸣，仿佛女人的长发被火烧得滋滋作响，痛苦的咆哮与吼叫，所有的这些声音组成了一曲旷野摇篮曲。夜风拂过克雷的面颊，百里之外，一颗流星划过北方的天空，也许陨落天堂之土上，而此时的克雷，在梦乡里，看着它逐渐燃烧。